

晚年白居易

与洛下诗人群研究



京华出版社

晚年白居易与洛下诗人群研究

赵建梅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年白居易与洛下诗人群研究/赵建梅著.-北京:京华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24-978-8

I.①晚… II.①赵… III.①白居易(772~846)-人物研究②诗人-
人物研究-中国-唐代③唐诗-文学研究 IV.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6355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晚年白居易与洛下诗人群研究

著 者 赵建梅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43832 84241642(发行部) 64258473(传真)

(010)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24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978-8

定 价 42.0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洛下诗人群成因概述	(10)
第一节 官僚文人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全身远害、 恬退独善的心理	(10)
第二节 留司官职使中隐者置身于“有用”和 “无用”之间	(16)
一、东都留守地位的变化	(17)
二、东都分司的特点	(26)
第三节 园林为“中隐”者诗意的栖居地	(31)
第四节 诗人群体追求适意的心态和行为与洛城 个性特点合拍	(37)
第二章 裴度	(44)
第一节 任职洛阳的时间及原因	(45)
第二节 集贤里宅园和午桥庄别墅	(48)
第三节 文酒活动及诗歌创作	(53)
一、文酒活动的中心人物	(53)
二、诗歌创作	(61)

第三章 牛僧孺	(66)
第一节 任职洛阳的时间及原因	(66)
第二节 归仁里宅园和城南别墅	(71)
第三节 园林情趣、生活交游及诗歌创作	(74)
一、园林情趣	(75)
二、生活、交游	(76)
三、诗歌创作	(79)
第四章 刘禹锡	(84)
第一节 “归去”之路	(85)
第二节 在洛生活及交游	(93)
一、生活	(93)
二、交游	(95)
第三节 在洛思想、心态的特殊性	(104)
一、对“中隐”思想的认同	(104)
二、闲适趣味中潜藏着仕进之心	(107)
第四节 诗歌创作	(109)
一、闲适趣味、老病之声	(110)
二、豪壮之音、苍劲之气	(112)
第五章 白居易	(120)
第一节 归洛历程	(120)
第二节 履道池台	(127)
一、履道池台的营造	(127)
二、履道池台的总体特点——小，及由此见出的 诗人心态	(129)
第三节 交游生活	(132)

一、在洛城的交游	(133)
二、与长安及各地人的交往	(151)
第四节 佛教生活	(154)
一、持斋	(154)
二、游寺	(156)
三、友僧	(160)
四、亲禅	(167)
第五节 晚年思想	(174)
一、“中隐”思想	(174)
二、自足、闲适思想	(178)
三、现世的宗教信仰	(192)
四、政治思想——对“牛李党争”及“甘露 之变”的态度	(197)
第六节 诗歌创作	(203)
一、闲适自足气味的叙写	(204)
二、歌酒声色的描写	(209)
三、清幽诗境的创造	(216)
四、自我思想的融入	(221)
五、个性意象的运用	(227)
第六章 李德裕	(255)
第一节 到洛时间、任职及原因	(255)
第二节 平泉山居	(264)
一、卜平泉山居的心理动因	(264)
二、平泉山居的物色特点——奇，及由此折 射出的心态	(268)

第三节 退居、归隐思想	(276)
一、对平泉山居的思念	(276)
二、平泉诗中的隐逸思归情绪	(279)
三、分司不是隐居的意识	(285)
四、不能归隐平泉的原因	(289)
第四节 平泉诗的意象、意境特点	(293)
第七章 洛下诗人群其他人物	(302)
结 语	(379)
唐大和三年至大中二年 (829 ~ 848) 洛阳诗坛年表	(386)
参考书目	(427)
后 记	(449)

绪 言

一、在唐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总有一些地域的文学活动很活跃，一个个地域就像一个个亮点。这些亮点除长安、洛阳两京外，还有扬州、苏州、湖州、润州、闽地等。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唐诗代表着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唐诗研究也已是代代相承硕果累累，以至于经常有年轻后学或局外人担忧或疑惑，是否还有研究的空白，甚至是否还有研究的必要。然而，从地域角度研究唐代的诗歌和诗人，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视角，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人总是要置身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环境是人生命存在的背景和舞台，人的情感、思想、经历、活动总是要产生于一定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氛围中。自然环境为文人提供了交游和创作的场所，又对他们的创作灵感起促发作用，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在一定地域环境中的文人创作，在景物、意象，甚至某种感情色彩上，往往会带上地域的特点。自然环境也因为文人的活动和创作而被赋予人文的内涵。一个地域传统的文化氛围也会影响置身于其中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这些受影响者的精神、行为又在延续并

创造着新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氛围。所以，从地域角度关注和研究唐代诗歌，是很有必要的。

1998年出版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李浩著，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书，从地域角度研究唐代文学，尚被认为是唐代地域文学的“拓荒之作”。随着时间推移，唐诗与地域的关系，如唐诗与长安、襄阳、金陵、湖州等，日渐为学界所关注。对于一些大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也有一定时段、地域的专题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地域角度研究唐诗，取得两大成果。贾晋华先生《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一书，通过对唐代集会和由此而产生的诗歌总集的考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不同时期在一些地域出现的几大诗人群体。戴伟华先生《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2月），是以诗歌创作地域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在编制《唐文人籍贯数据库》和《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基础上，分别讨论了唐诗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创作的历史传统与诗人生存的地域空间在诗歌中的表现和差异，并对弱势文化和域外诗给予了关注。此书以整个唐代为观照点，而唐代具体地域诗歌发生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下去的课题。

二、洛阳是唐诗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域。它是唐代仅次于首都长安的重要都市，很长时间作为长安的陪都，曾被命名为“神都”（武则天于光宅元年改东都为神都），唐朝廷在这里特设一套与中央相似的行政机构，安置了一大批级别相当高的官员，偶尔在这里举行科举考试，有时皇帝驻跸于此，最高级的殿试也就在这里举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洛阳离政治文化中心长

安近，又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另外沿京杭运河南下为官、漫游之人又必经这里。因此唐代的许多文人都与洛阳有着关系。他们或在这里经过，或在这里任职，或在这里暂居，有的甚至长期居住在这里。他们在洛阳留下了许多创作，身处外地则会对洛阳产生种种思念和怀想，而且往往把这种感情诉诸诗篇。正因为这些创作，我们才得以借助文字再现和了解唐代洛阳的美丽与繁华、丰富与深刻以及曾经的沧桑，才能够了解唐代洛阳文人生活、交游、心态等各个方面。

关于唐诗与洛阳的关系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一些研究文章，如丁毅华《从唐诗看唐代洛阳的生活画卷》，周祖谟《武后时期之洛阳文学》，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张川《王维与洛阳》，张宏《悲剧的契合，永恒的契合——论李杜洛阳之会》，薛瑞泽、董红光《暮云愁色满中原——杜甫的洛阳情结》，张国章《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宋红霞《刘禹锡在洛住宅考》，周相录《元稹洛阳行迹考述》。^①这些文章大多探讨唐代某一诗人与洛阳的关系，都属个案研究。关于白居易与洛阳的研究，则是众多个案中的一个。如吉贤林《“与君都盖洛阳城”：白居易与洛阳》，张若愚《白居易在洛阳》，宋景昌《白居易在洛阳》，昌炳兰《白居易晚年寓洛探源》，李玲《白居易和东都洛阳》，韩大强《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

① 分别见《文史知识》，1994年第11期；《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洛阳日报》，1985年10月23日第3版；《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① 焦尤杰《白居易洛诗研究》，^② 陈龙《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东都洛阳生活》，^③ 白高来、白振修有《白居易与洛阳》。^④ 白居易与洛阳的问题，也是日本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主要有：二宮俊博《洛陽時代の白居易—「狂」という自己認識について—》，^⑤ 中纯子《白居易与词：洛阳履道里的江南再现》，^⑥ 西村富美子《论白居易的“闲居”：以洛阳履道里为主》，^⑦ 妹尾达彦有《白居易と长安・洛阳》，^⑧ 西村富美子《白居易と裴度の周辺—长安・洛阳の两地をめぐる—》，^⑨ 这些文章都从洛阳地域角度研究白居易。2001

① 《洛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中州今古》，1986年第1期；《洛阳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

② 《白居易洛诗研究》，焦尤杰，（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硕士论文，2006年5月，【导师】陈飞。

③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东都洛阳生活》，陈龙，（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6年9月，【导师】朱玉麒。

④ 《白居易与洛阳》，白高来、白振修著，北京：银河出版社，2006年8月。

⑤ 《洛陽時代の白居易—「狂」という自己認識について—》，二宮俊博，《中国文学论集》第10号（1981）。

⑥ 《白居易与词：洛阳履道里的江南再现》，中纯子（1963～），收入太田次男（1919～）、神鹰德治、川合康三、下定雅弘、丸山茂等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一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白居易の文学と人生）I”，勉诚社，1993年6月。

⑦ 《论白居易的“闲居”：以洛阳履道里为主》，西村富美子（1934～）（日本爱媛大学），《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南京大学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

⑧ 《白居易と长安・洛阳》，（日）妹尾达彦，收入太田次男（1919～）、神鹰德治、川合康三、下定雅弘、丸山茂等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一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白居易の文学と人生）I”，勉诚社，1993年6月。

⑨ 《白居易と裴度の周辺—长安・洛阳の两地をめぐる—》（上），西村富美子，《未名》18，2000年。《白居易と裴度の周辺—长安・洛阳の两地をめぐる—》（下），西村富美子，《未名》19，2001年。

年，贾晋华先生出版《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从洛阳地域和诗人群两个角度切入，首次提出并论述唐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2006年，戴伟华先生《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以整个唐代诗歌与地域文化关系为观照点，也注意到了洛阳地域，其中第五章“地域文化的表述与诗歌创作（二）”之第二节“古都文化在诗歌表现中的差异——以金陵和洛阳为例”，概括地介绍了整个唐代洛阳地域诗歌的发生、发展情况。唐代洛阳地域诗歌的发生，值得深入、系统地研究下去，这不仅可以深化、细化唐诗研究，也有助于唐宋洛阳诗坛间的影响研究。洛阳是北宋的一个文化中心，北宋洛阳文学集团的形成深受唐代洛阳文化氛围，尤其是唐文宗、武宗时期洛阳文人活动的影响。

关于北宋洛阳诗坛尤其是群体活动的研究比较深入，王水照先生《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①对以钱惟演、谢绛为首，以尹洙、梅尧臣、欧阳修为主要成员的西京留守府僚佐群体，其集团构成、与地域环境之关系、对宋诗风貌形成的意义等作了独到的论述；马东瑶论著《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洛阳：以司马光为考察中心”一章研究北宋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的洛阳诗坛，以诗歌为切入点，观照熙丰时期的政治、思想学术与文化现象。近年来，也有一些文章从洛阳角度切入研究北宋诗人群体

^① 见《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

及诗人,^① 北宋洛阳诗坛依然值得关注。

三、贾晋华先生指出,集会总集的著者“曾经在一定时间里聚集于一定地点从事诗歌唱和或其他文学活动,往往有较多人参与,形成一定规模的诗人群体”,诗人群,“即指在一定时间段里,曾经聚集于一定地点从事诗歌唱和或其他文学活动,彼此联系密切而又互相影响的一定数量的诗人所形成的群体”。^② 她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的几大诗人群体,分别为大历浙东诗人群、大历浙西诗人群、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襄阳诗人群、咸通苏州诗人群。笔者本书所关注的对象正是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很显然,这是对特定时段发生在洛阳地域的诗人群现象的研究。对置身于一定时间、地域中的诗人群体进行研究,更能探究诗歌创作现象的真实。

洛下闲适诗人群体的活跃时段,即文宗、武宗时期,具体来说,是文宗大和三年至武宗会昌六年(829~846)。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归居洛阳,直至会昌六年(846)去世,其十七年的在洛生涯,就像一个长长的背景,使得这一时期洛阳诗坛呈现出相对稳定性。白居易以其长时间生活于洛阳,以及广泛的交往关系,成为这一时段内洛阳文事活动的中心,由白居易这个点可以看到曾活跃于洛阳的各色人物;在这一诗人群中,诗歌数量最

① 如周扬波《洛阳耆英会与北宋中期政局》,《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陈斌《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洛阳交游考述》,《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董高峰《欧阳修的洛阳生涯及其诗歌意象》,《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彭曙蓉《从洛阳到颍州,绚烂归于平淡——略论欧阳修的生命审美实践》,《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②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2页。

多，最能体现群体思想心态的就是白居易；其“中隐”说是这一诗人群洛阳生活的理论依据。因此，书的题目定为“晚年白居易与洛下诗人群研究”。随着白居易的离世，唐代洛阳诗坛最为活跃的时期宣告结束。关于这一群体，贾晋华先生《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游赏宴集》与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一章，对这一时期洛中酬唱的三个集子给以整理考述；为进一步的研究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并对白居易的“中隐”说与儒、佛、道尤其是洪州禅的关系，及东都闲适诗人群的生活情趣和创作倾向都给以精辟概述，提出独到见解。那么，本书的研究突破点和新意将何在呢？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本书研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唐文宗、武宗时期，朝廷内外政治矛盾异常激烈，大和九年（835）十一月，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或是为了逃避祸患，或是被异己排斥，或是退休养老，一批老年官僚文人会聚洛阳。他们追求闲适，诗酒游乐，呈现一种适意的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的外在呈现，根源自他们内心中的重要变化，那就是从对政治的关注转向着意远离政治而关注自然和生命，这种思想心态的变化又源自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每个人的政治际遇。本书以一个个个体为具体对象，分别考察和论述白居易、刘禹锡、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在洛任职的时间及原因，他们的园林情趣、交游生活、思想心态、诗歌创作诸方面，深入细微地探究洛下闲适诗人群出现的政治根源，及政治境遇对每个官僚文人思想心态的具体影响，这也进而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生命状态和诗歌创作。这种立体式的结构安排，使得洛阳就像一面竖起的镜子，由这面镜子折射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揭

示洛下闲适生活表象下的深层底蕴。

既然是诗人群研究，那么，诗人间的交游关系也是本书始终贯穿的一条线索。如果将白居易看作是一个中心点，那么，由这个中心连接了许许多多的点，而其他点之间也有着联系，这样，呈现出的就是一个网状结构。而这种联系彼此的“线”也就是交游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诗歌唱和、文酒相会、驿路送别、山水同游，等等。所以，本书虽然对个体人物进行单章论述，实际上力求呈现的是一个有中心的网状的画面，体现“群”的特点。

园林，也是本书在论述每一个重要人物时都关注的一个角度。老年官僚文人中绝大多数在洛阳都有园林，园林是他们在洛阳的主要生活、交游场所。对在洛园林的营造，总是以厌倦仕途和着意逃离政治、渴望归隐为动机，如白居易营造履道里池台，裴度营建午桥庄别墅，无不是这样。而且，能否归居自家园林，能否成为真正的园林主人，实际上已成了能否从险恶官场、政治中心抽身的问题。所以，从园林角度切入，除了可以更真切地呈现、感受其生活、创作的环境，体味其在洛阳的闲适趣味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每一位官僚文人的政治际遇和心态特点。老年官僚文人以白居易“中隐”思想为理论指导，追求身心自然合一的吏隐，除了洛阳的留司官职、自然环境能满足其实现这一生命姿态的条件外，园林这种一定空间内的审美配置，更能使其在有限空间内享受自然，体味身心与自然合一的妙境。所以，园林对这群中隐者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中隐者需要园林，而洛阳又恰是山水优美、气候温馨、花木宜生的建造园林的佳处，这也正是老年官僚文人聚集洛阳、实践中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单章论述的几位中，除白居易、刘禹锡外，其他都是唐代历史中位登宰相的重要人物，牛僧孺、李德裕二人又被认为是党争领袖。他们中既有任留守的裴度、牛僧孺，又有任分司的白居易、刘禹锡，这是唐代洛阳两种重要官职；既有在洛阳度过十七年、园虽小却是主人的白居易，又有羁身于宦途无法脱身，园最大却只能朝思暮想不能归去的李德裕；既有功成身退的裴度，又有壮心难已的刘禹锡。刘禹锡、裴度、牛僧孺，他们在洛时间较长，与白居易交游密切，文酒之事活跃，裴度曾一度成为洛阳闲适诗人交游的中心，而刘禹锡又是在洛阳与白居易唱和最多的诗人，其诗中的豪壮之音、苍劲之气，透露出其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壮心，表现出中晚唐官僚文人精神世界中更真实的一面。李德裕则是个特例，他不能算作洛下诗人群成员，他在洛时间极短，之所以将其单章论述，是因为他对洛阳的思念最多，归居洛阳的心思最强烈，其隐逸思想、处世哲学、心境个性等都表现出独特之处，与白居易可以说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范型，他是羁身官场、身不由己的典型。透过白、李这二人，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文人。

除主要人物外，对闲适文人群其他人物与洛阳的关系，本书也一一作了考述。

第一章 洛下诗人群成因概述

唐文宗大和三年至武宗会昌六年（829～846），东都洛阳出现一个以白居易为核心的闲适诗人群体，主要人物有刘禹锡、裴度、牛僧孺，还有皇甫曙、崔玄亮、李仍叔、张仲方、李绅、吴士矩等人，他们好佛亲禅、耽玩园林、诗酒狂放、沉迷声色，表现出闲适的生活情趣与创作倾向，思想上追步白居易身心合一的新吏隐观——“中隐”说。^①他们交游频繁，生活以诗、酒、游、宴为主要内容。这一诗坛重要现象，不仅是整个唐诗史的一部分，而且影响着以后尤其是北宋洛阳文坛。在唐文宗、武宗时期，这些老年官僚文人会聚洛阳，形成一个诗人群体，有着政治环境、社会心理、地域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节 官僚文人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全身远害、恬退独善的心理

唐文宗、武宗朝政治矛盾异常激烈，不仅包括王室内部分斗争，朝官宦官间、朝官朋党间的权位之争，还有朝廷与藩镇统治分裂之争。根据史料，我们可以感受到元和末以来，宦官专权、

①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第102～145页。